

用海外电子信箱给 freeget.ip@gmail.com 发电子邮件 (标题不可空白), 10 分钟内会拿到几个 IP 地址。在动态网首页请下载自由门、无界等各种“翻墙”软件, 以后通过该软件上网更方便。

## 台屏东县万人声援诉江 谴责中共暴行

【明慧网】为声援二零一五年五月在中国大陆掀起的诉江大潮, 海内外发起“刑事举报江泽民”的征集签名活动, 在世界各地持续不辍的展开, 各国各界人士、政要纷纷签名声援诉江壮举。

台湾本岛最南端行政区屏东县民众及政要响应热烈, 迄今已征集超过一万一千多人的签名, 联署举报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犯下“群体灭绝罪”、“酷刑罪”、“反人类罪”等多项罪行。要求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 (简称两高院) 立案侦查, 依法究办, 治以江泽民应得的罪刑。

屏东县潮州镇长洪明江、屏东县选区立委王进士、民进党屏东县党部主委李清圣、屏东欣欣狮子会会长苏贵煌、屏东市狮子会前会长许添益等多位政要贤达, 签名声援诉江, 并严肃



左上: 潮州镇长洪明江。左下: 屏东狮子会前会长许添益。右上: 屏东欣欣狮子会会长苏贵煌。右下: 民进党屏东县党部主委李清圣议员。

谴责中共残暴迫害法轮功, 甚至活摘学员器官贩售牟利的邪恶行径。他们对于法轮功学员的道德勇气, 控告元凶江泽民的壮举, 表示尊敬与赞美, 并且疾声呼吁国际各界都能发出正义之声, 以实际行动支持声援诉江义举。

潮州镇长洪明江强烈谴责: 活摘器官是邪恶至极! 疾声呼吁世人站出来声援诉江义举。

屏东市狮子会前会长许添益表示: “活摘器官当然这个是很不道德, 很不人道的行为, 应该是身为每一个人类,

都要去谴责他。”许添益说: “我们要声援法轮功学员控告江泽民。”

屏东欣欣狮子会会长苏贵煌签名声援时表示, 像中共这种残酷迫害一个团体, 或是活摘器官这种惨无人性的行为, 应该都不被允许的, 他很佩服中国民众挺身控告江泽民的大无畏的勇气, 苏贵煌说: “所以我们都支持中国大陆这些人, 他们很有勇气的出来诉江。”

民进党屏东县党部主委李清圣议员, 长年关心法轮功真相并且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得知告江大潮的讯息后, 不只他个人支持, 县党部多位行政人员也纷纷签名声援诉江。李清圣表示, 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学员、活摘器官, 现今全球掀起告江大潮, 当今中国领导人应正视此诉求并有所担当, 将江泽民绳之以法, 还法轮功清白与公道。

## 在天津大爆炸前 儿子躲开了灾难

【明慧网】我是一名法轮功学员。我儿子原在天津塘沽滨海新区工作。就在天津大爆炸前两个月, 儿子的领导突然跟他说: 你辞职吧! 据儿子后来形容, 当时他大脑一片空白, 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儿子带领公司的一个团队, 兢兢业业地工作, 不到半年时间, 从几个人发展到三十人。正是干得得心应手之时, 怎么突然不让干了? 百般地想不通呀。

儿子回到家来跟我们说起这事很是烦恼。我开始也有些闹心, 心里翻腾来翻腾去, 心想: 孩子工作很努力, 加班加点没怨言, 工作中也没有出现

差错, 怎么就不让干了? 后来用一个修炼人的思路考虑: 世上的任何事情都没有偶然的, 何况法轮功学员身边出现的事。我应该是去名利心、去嫉妒心、去怨恨心等执着心吧。在整件事情中, 我慢慢地由压制到平复, 再到不再动心, 心逐渐平稳。我知道修炼人遇到的事, 不论表面看起来是好事还是坏事, 只要修心向善, 最后都是以好事结局, 于是彻底把心放下了。

紧接着, 儿子在另一个城市找到更好的工作。没想到两个月后, 天津塘沽滨海新区发生了惨烈的大爆炸。当看



到儿子原来的办公大楼炸得只剩下框架, 租住的小区万科金域蓝湾也损失严重, 亲人们都说: 这孩子有福气。

而我清清楚楚地知道, 这是师父用辞退工作这种方式, 保护了法轮功学员的家人。我的家人都知道法轮大法好, 不反对我修炼, 这是儿子支持大法得福报了呀! ◇

# 云南省昆明市 659 人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

【明慧网】(明慧网记者综合报道)据明慧网统计,云南省昆明市从五月二十七日到九月一日,共659人(612个案例)向中国最高检察机关控告江泽民,敦促就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迫害罪行立案公诉。

从五月底到八月二十七日,明慧网已收到总数逾十六万名法轮功学员及家属递交给中国最高检察院、法院、公安部等相关部门的诉讼状副本。其中十万零四百二十人的诉江状得到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签收或邮局妥投回复。这些法轮功学员来自社会各个阶层,但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因为修炼法轮大法,按真善忍做好人,却被绑架、抄家、劳教、非法判刑,在非法关押中,被电击、遭受各种酷刑等迫害。

云南体育运动职业技术学院八十岁的退休副教授李治初老太太在控告书中说:“我于一九五一年考入华西大学医学系,希望做一个治病救人的好医生。但是由于参加一九五二年西南区运动会,打破了女子二百米的国家纪录,被贺龙元帅亲自批示调入西南军区体工队(战斗队),成为一名体育战士。一九五三年调入中国田径队,……为国家培养了不少优秀运动员,并获得了‘全国劳动模范’的称号。”“由于健康恶化,我于一九八八年不得已而提前退休。为了祛病健身,我曾经练过多种气功,却无明显效果。一九九八年在一位同事的帮助下,有幸得法修炼,成为了一名法轮功修炼者,从此逐渐摆脱了慢性疾病,身心受益,成为一个快乐健康的老太太。”

“可是万万没想到,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以后,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我们这些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们,却受到了历经十六年多的残酷迫害。”

昆明市安宁市六十岁的退休医生舒振鸿控告说:“二零零五年二月底我(舒振鸿)被送云南省绿丰县大平坝劳教所,执行二年劳教后加期四十四天。”“……大队长换全队最壮块大的吸毒人员——李春包夹我,逼我

转化,我不转化就对我拳打脚踢,尽打我的肋部,肝部,胃部。几次把我打痛的闭不出气,痛不出声。有一次差点把我从二楼上丢下,刚好被一个姓冯的吸毒犯人看到劝住了,李春说你死了也不会有人过问,队里有个死亡名额。此后他打我耳光,把我左耳打肿了,监医给我抽了很多积血(我现在左耳还肿大畸形带不住耳塞)。”

昆明市官渡区四十九岁苗族妇女吴治英控告说:“二零一二年五月七日晚上七点多,我去帮助朋友胡国兰搬家,结果遭遇到昆明市官渡区国保大队、盘龙区国保大队绑架。我和胡国兰被强制拉到盘龙区国保大队非法审讯到后半夜。之后被强制送到盘龙区第一看守所,在那里遭受到了一个良家妇女一生都难以释怀的巨大羞辱。就在这个看守所,盘龙区、官渡区和看守所的三个警察和两个女警察强逼我当着他们的面脱光衣服,说要检查身体,当我拒绝并指出他们的流氓行径时,在场的三个男警察威胁:‘你不脱,是不是想吃苦?你不配合,是不是要我们亲自动手?’被逼不过,我只得当着他们的面脱光了衣服,至今想起来仍然羞辱难当,心理阴影依然挥之不去。”

昆明市五华区七十八岁的彝族老人施万昌控告说:“我的妻子方美仙于二零零二年和二零零九年两次被虹山派出所警察非法绑架、扣押、审问,每次都叫我去签字,把她接回家。我们家也经常遭到警察的上门骚扰,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许多干扰和不便,我们全家的精神压力都非常大,整日生活在提心吊胆、担惊受怕之中。我们遭到的这些不白之冤都是在江泽民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后发生的,所以我们要对他提起刑事控告。”

59岁的农妇高凤英控告说:“二零一四年四月十九日,因儿子高夸柒脚痛风病发作,一家人与亲友正吃晚饭,一帮警察闯入家中,……上来扭着丈夫陈娄昌和侄儿杨自祥(伤残军人)就走了,我就追着出去,边哭边问他们,我们是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犯什么法了。这时大女婿伏培生下班

回来刚进家,就被几个警察拖到门口按倒在地,有的用脚踢他的头,有的用手打脚踢他。我忙过去想把他拉起来,不料两个警察用力扭着我的手,腿被他们踢了呈紫黑色(在看守所里他们还照了相)。之后就把我绑架到石林县路美邑派出所,把我的一只手和双腿卡在凳子上,轮番审讯,从晚上二十三点直到凌晨三点多钟,我要上厕所,才把我的手和脚打开。……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九日,石林县人民法院对我的四个孩子:高翠莲、高夸柒、高翠芳、高琼芳,还有亲友杨自祥(伤残军人)非法开庭,才知道二零一四年四月十九日那天晚上他们暴力抓人,十多个男警察倒拖着女儿高翠芳的脚一百多米强行拖上警车。剥夺睡眠、逼供取证,剥夺当事人和律师接见权。高翠芳和高琼芳被非法判刑各三年,高翠莲和高夸柒、杨自祥各三年零六个月。二零一五年六月九日上午八点半左右,二十七名警察、检察院和法院的人闯进村里将我身患残疾的儿子高夸柒绑架;而后赶到身患下肢残疾二十多年的大女儿高翠莲开的‘莲绣坊’十字绣店里,将她强行抬上警车实施绑架。警察把他们分别关进了昆明市第一监狱五监区,昆明市第二女子监狱八监区。至今不许探视。”

七十七岁的王贵荣老人控告说:“二零零七年一月二十六日,再次被抄家,抢走了大法书籍、MP3、明慧周刊等私人物品,我被非法判刑三年。在云南省男一监,由四个犯人包夹我,强制超长时间干活,每天要包装三十公斤的酸角糖,完不成就要被戴上脚镣手铐。有一次拉肚子,干不动活,他们就强制我两天两夜不准睡觉。由于长期的迫害,致使类风湿病复发,脚也肿了,脸也肿了,被迫住了一个月的医院。”“二零一五年五月十三日上午,被非法绑架,警察逼迫我签字,我不配合,他们就对我拳打脚踢,还用针扎我的手指尖,当时使我感到痛不欲生。◇